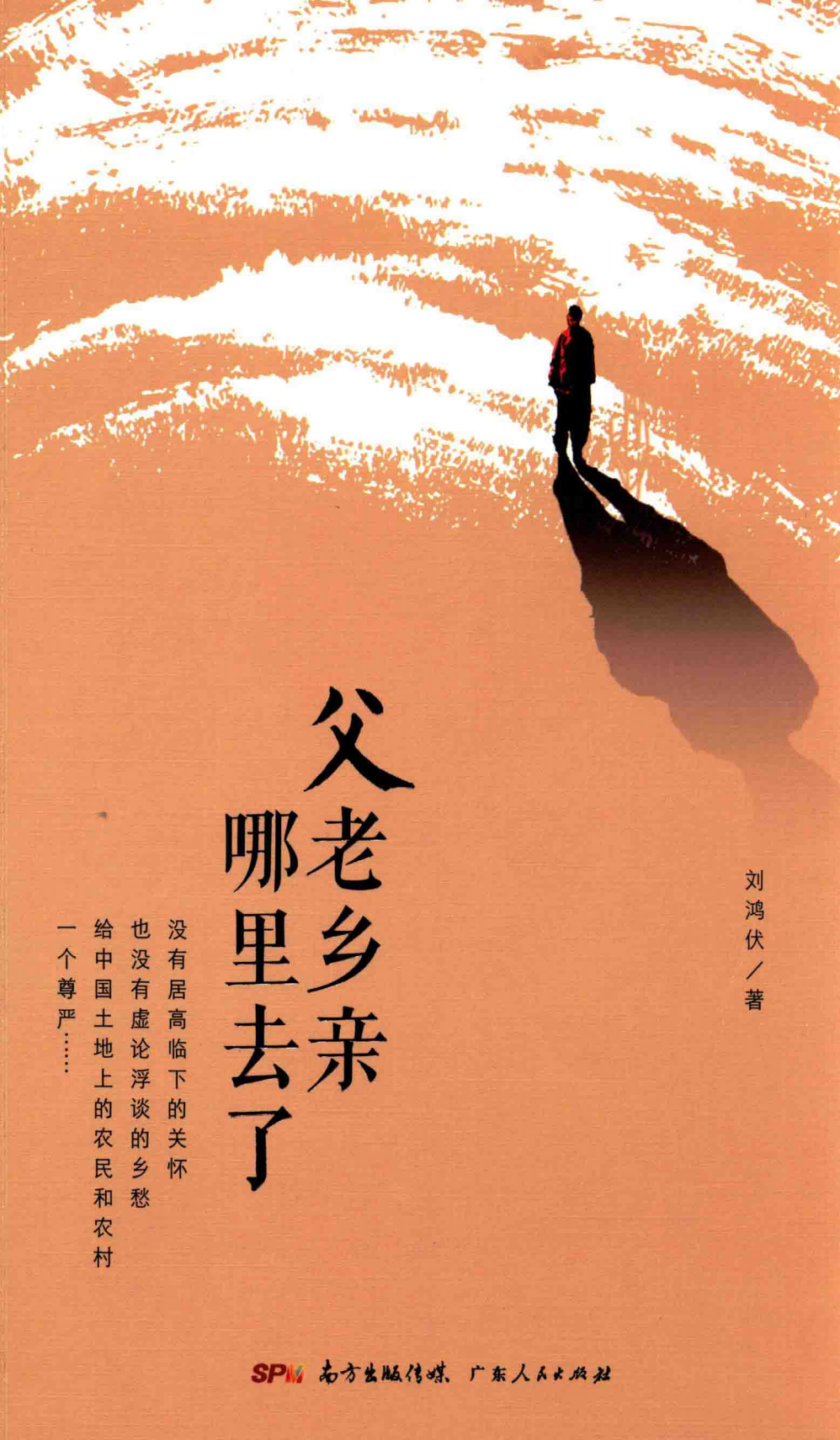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鸿伏 / 著

父老乡亲 哪里去了

没有居高临下的关怀
也没有虚论浮谈的乡愁
给中国土地上的农民和农村
一个尊严……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父老乡亲 哪里去了

刘鸿伏 / 著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父老乡亲哪里去了 /刘鸿伏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3

ISBN 978-7-218-09867-8

I. ①父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4617号

FULAO XIANGQIN NALI QULE

父老乡亲哪里去了

刘鸿伏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曾 莹

特约编辑: 季 东

责任编辑: 白 雪

封面设计: 友间文化

责任技编: 周 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 张: 15.5 字数: 200千

版 次: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目录

自序 / 1

父老乡亲哪里去了 / 3

每个人都会消失 / 9

父亲与菜园 / 20

大田记忆 / 31

割苇的少年 / 48

雨天三匠 / 62

村桥简史 / 69

一天 / 75

出家者 / 82

陷落的村庄 / 91

迁坟 / 104

秘账 / 112

种谷记 / 120
尘肺病人 / 126
孩子和他的岛 / 134
偷情与毒药 / 146
火 / 151
阿牛的工伤 / 160
活在城市下面 / 165
擦鞋 / 172
绝响 / 179

露水 / 192
打扫红尘 / 211
乡间“行为艺术家” / 216
穿衣人 / 224
脚猪郎 / 232

自序

这或许不能算一本完整的书。

从文体上说，它只能勉强划入散文范畴，而书中的一些篇章，却远远跨越了文体的界定；从篇幅上说，它只用了原书稿的三分之二，许多篇目都未能收入书中。我在写作此书时，头脑里翻滚着无数问题与念想，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，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觉，但限于出版篇幅的统一规划，不得不割爱。从内容上说，这本书也不是完整的，原书稿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所舍弃，有些话题是敏感的。

但这本书还是出来了，虽然在我的眼里，它有着不完整，却是我所有出版的书籍中最令我上心、也最为特别的书。

这是一本最令我上心的书。许多年前我就有了写作它的冲动，但一直压着没有动笔。我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一次次走进乡村，甚至以扶贫队长的名义较长时间地进驻在农家，去直面当代乡土生存问题，一点一滴感受乡土的裂变、苦难、矛盾与冲突，透过田园平静的表象，去触摸它内在的心跳与脉动，谛听它真实的声音。在当代乡村发生的大事件、大变局，以及有关它的一些细枝末节，无时无刻不在震撼我的心灵，而我的情感则毫无保留地自然而然地倾向广大乡村弱势群体这一边。我的心里鼓涌着一种巨大的悲悯与苍凉，一种无奈与无助。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出身贫寒苦难的农家，对他们的生存与诉求，感同身受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之

后，我决定用纯文学的表达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写作，也许，这种选择会让这本书失去许多“轰动效应”，但它的内涵却会更加丰厚含蓄，文字更具有张力。

我一直认为，文学的意象创造如同绘画，画外之意或文外之意，才是最值得读者回味与体悟的。这本书来自当代乡村，关注的重心自然是我的父老乡亲 and 那片正在裂变中的广袤土地上发生的一切。这片土地充满着爱恨情仇、生老病死与喜怒哀乐，沧桑百劫，问题重重，却依然活力充盈。本书中所涉及的内容，几乎都是我所亲历亲见，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。但，我要表达的，却是苦难中的诗意，或透过诗意解剖出来的苦难。三农问题或许永远是这个民族最核心、也最应该予以切实关注的问题，民生不仅仅只是一个繁复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而已。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稳定，占人口最大比例的乡村人口的生存、生活状态是一面镜子，乡村的问题、冲突与矛盾，则是另一面镜子。

这是一本特别的书。首先，它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一个特例。我的写作涉及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小说以及古代文物文化等范畴，唯独这次是集中一本书的篇幅专门来写当代乡村问题，而这种尝试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与难度。其次，在当代散文作家中，还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。因做这种尝试，需要有对于目前乡村透彻的解读，还原它的本质，更需要思考与勇气。

一本不算完整的书，却让我经历了一次最令我震撼的写作过程——从灵魂的到情感的。即便在冬天，也会让人大汗淋漓。

是为序。

刘鸿伏

2014年12月于大风斋

父老乡亲哪里去了

当我回到我从前的村庄，发现曾经树木葱郁的青山已变得光秃，除了满目的野荆和裸露的山岩，已听不见鸛鸛的叫声，看不见野兔和山羊箭一样射过清清涧峡和枞树林。只有婆婆崖上依然贴满了红纸和鸡毛，一张纸就有一个新生儿的小名，这古老的习俗还保留着，那些红纸在冷寒的风中火苗一样抖索。那些从前牧歌悠扬的美丽阡陌和田垌，此时被荒草弥漫，那些耕作的父兄哪里去了？村庄上空斜着几缕炊烟，这偌大的村落，除了几声犬吠和鸡唱，听不见人语。我从前涧边山顶高旷悠扬的山歌呢？土地上吱呀的碾房和河岸上旋转的筒车和风车呢？它们都消逝了么？

踏着微现着白霜的山路，我感到一种凄清和落寞，这条路不知走过多少代人了，它依然仄狭不平。多少年来，只有游子循着这条脐带来寻自己的故里，如今父兄姊妹们却沿着它走向山外，仿佛雁阵横过黑土地，有些永远不再回返，有些成为村庄的另一种候鸟，飞得憔悴也飞得沉重。我不明白，我的父兄姊妹宁愿在异乡的屋檐下仰望明月或听淅沥雨声，尝那份背井离乡的酸苦，也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，为什么？呵，我的木板桥，我的瓦屋和田园，我的久违

了的乡音，为什么就让我感觉着一种化不开的苦涩，仿佛喝那山中的苦茶？微寒的晨光从河湾的山那边照射过来，照着我从前的篱笆和木楼，照着我孤单的身影。

只有父亲和那条老花狗迎我，那情形恍如一幅剪影和古旧的画图。火塘里燃着芭茅草，这气氛还是从前我童年时的样子，可父亲已经很老了，一把锄头在土地上写满了苦难，也几乎写完了生命的最后一个句点。父亲告诉我，我的堂兄因交不起各种收费才停建新房，原来的老屋已破败不堪，不能再住人了。借我的钱或许是无力还清了。我便苦笑，还不起就还不起吧。只是我不解，凭什么如今农民建房要收地下文物损坏费、矿物损失费？

火光映了父亲多皱的老脸，听他絮絮叨叨村里的人事，我的心情难免沉重。父亲说，八月中秋那天，春姨姑的媳妇因为多生了一胎，乡干部拆了房子，赶走了两头猪。小媳妇躲在山里三天三夜，最后刚出生的婴儿受风寒死了，媳妇儿便上了吊，几天后才被砍柴的发现。又说村东根生因交不起四十块钱的人头费，与干部发生争执，被绳子捆了，关在乡政府，至今也未放回。父亲在叹息：“这还像个世道么？”

我无言。但我深知，生活永远是美好的，阳光下的阴影终有消失的一日。我的父老乡亲世代劳作在田园，无怨无悔，忍辱负重，心地宽厚地面对世事，但他们有他们的尊严和对世道人心的认知，他们把困惑和希冀埋在心里，艰难地写着他们的人生。许多代人已老死在逼仄的田园，许多旱涝和灾祸都挺过去了，但如今兄弟姐妹却候鸟一样飞离热土，漂泊在陌生的异乡，他们是存着一份向往也怀着一份无奈的吧。在回乡的路上我曾想起，我肯定要温习贺知章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心情了，可我只感到了

故旧星散，没有人关心客从何处来，回来了或离去了，仿佛都极平常，重情重义的故乡落寞了，是因为离去的太多么？我的心不禁茫然。

许多的父兄和叔婶辈死去了，山坡上的新地方和旧坟在寒夜里闪动着磷火。他们奉献了一生，但他们的命不值几个钱，生前吃苦太多，死后却很冷清，他们的后人都到山外去谋生了，已差不多忘了埋在土里的亲人，就像已忘了遗落在责任地里的红苕和落花生。

许多的姐妹都已嫁了人，她们都用美丽或不太美丽的青春在很远的村村落落劳作和做爱，生养后代；或者就在很年轻的时候和伙伴们候鸟一样远走南方，在花花世界里沉沦和讨活，做着很荒唐的妇人。她们中有我少年时的伙伴和同学，甚至有我朦胧少年时的初恋的情人，可如今她们已消失在异乡的人海，我已再见不到她们的面容。我无法追回这逝去的一切。

一只鸟在黑土地那边啼叫。水井上的绳索已经断裂了。远处有一两个年老的老农驾了牛无声地犁着很板结的泥土。山色苍茫，黄叶如蝶。一切都透着清冷。

一位作家在黄土路上踽踽独行，他手里的烟卷正冒出浓烟。有一片山形似猛虎，叫虎形山，风水先生说那虎头是极好的阴穴，发子孙，行富贵，可现在那里却只是乱坟岗，埋着无数的老人和未老的人，埋着外地来的乞丐，风水早已破败了。有九座山包连缀在田园，老人说这是九龟寻母，远去的游人都会回来。有一条水涧叫罗家冲，罗姓人早已居这村落里灭绝，或者已经远迁。有一个屋场据说是古时的官厅，可此时仅存了破旧的一间古屋，而且它的后代都在离此很远的都市发迹扬名……作家曾是这片村落里的一个顽童，也曾是一个很出色的樵夫和农夫，后来他和他的兄弟姊都离开了这

个村子，并且很少回来。他把童年的事情都写在报刊上发表，去感动那些城里人，因此他很快就成了名。他的名字曾是故乡夜空的一颗亮星，让少女们联想。可此时他行走在土路上，如一个孤独的过客。他望着那些永远不变的青山和阡陌，有了物是人非的感觉。

他去看从前的老村长，村长的屋歪在山坡上，竹篱笆上爬满了荒草和藤萝。一只狗凶凶地对他叫唤，它不认识他，不知道这个汉子是一个名人。名人敲村长的木门，村长花白的脑袋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叫：“村长，还认得我么？”村长驼背，村长眼睛不管用了，村长摇头。名人说：“我叫××。”村长才想起来，于是让名人坐在灰糊糊的木凳上，开始上句不接下句地说起这村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作家用跳跃性思维把它们联结起来，于是就成了一段对话了。村长：

“唉，如今村子是真的冷清了，不想活人呢。年老的不能干活，年青的不愿守这憋屈的日子，外去打工了。妹子媳妇们都在外面犯作风错误了，有的还得了病，偶尔回来一次也偷偷摸摸地像作贼。全村百十个劳力，去外的九十多人，田土都荒完了。外面的钱不好赚，这家里的地更不好种，就是种了，除去成本除去这个税那个费，到头来，一年的汗水养不活一张口了。所以都只好出去了，只好丢下这份田地和这穷家了。没出去的只有我们这些走不动的老废物和小伢崽了。出去打工的寄回几个钱，邮局还要想着法子，硬性配搭你不要买的东西……唉！”

.....

村长老了，老村长的女儿和儿媳都在外面做很荒唐的妇人了。村长没法子，因为村长已经老了。村长年轻的时候很英雄，曾放过每亩十万斤大卫星，曾经造梯田造得十天十夜不睡。也曾让村里最

年轻的媳妇姑娘和婆娘去轮流夜战水库工地，村长一人犯了她们所有人的作风错误，让一个军婚怀了双胞胎，让一个寡妇生了丫头。那时候村长权威，犯了作风也没人敢放一个屁，不过如今这个村已没有村长了，没有了村长，所有的田土就开始荒芜。作家叹了一口气，走出木门，他觉得这世界已很陌生了。

不能安守清贫的时候，人便学会流浪。村庄上空已不再有悠悠的雁阵，村庄就像一部古旧的农书塞在山缝里，只有岁月的风在无声地翻弄。

父兄们哪里去了？童年的伙伴哪里去了？姊妹们哪里去了？他们像被风吹散的树叶。有一个叫岩保的伙伴去了南方，他是一位光棍，据说从工地的脚手架上跌下来，断了一条腿；有一个叫梅香的少妇，也去了南方，嫖客在她身上发泄完性欲后用水果刀割断了她的咽喉；有一个叫峥嵘的汉子，在外挣了大钱，却因重婚关进了牢房；而青儿呢，几年了，再没了音讯，青儿在村里时是常常替人写家信的……他们都从这个村落和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而他们原本很年轻。为什么要离开土地，为什么要离开故乡，田也是人种的么，是畏惧了一世的苦，还是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引诱？父兄姊妹雁阵一样横过黑土地。有人回来了又走了，有人造了屋讨了女人，可他们还是走了，宁愿只留一个名字在村里，而许多名字的主人，土地已把他们遗忘。

待在故乡的日子里，我听到两个消息：一个是说不久要在某山开矿了，建厂了，要在周围的村庄招工，村子里的人都会有活儿干了。真的要开矿办厂么，也许远去的父兄们就会像归巢的鸟儿一样回到故乡吧？可父兄们似乎很漠然，他们的心早已冷了，留一半儿热在不属于他们的充满魅力的都市。还有一个消息说河水某处要建

一个大型电站，方圆百里的村庄都要成为水底世界了，如果确切，那么已经离开了这片土地的父兄姊妹就可以永远留在异乡了，他们不愿归来，这是一条最好的理由。我不知道这世代播种着汗水和泪水，收获了贫穷也收获了快乐的田园为什么要被人厌弃。田园，美丽且苍茫的田园呵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你的泥土不再养人，还是你中秋的明月不再浑圆？是你的阡陌不美丽，抑或是你的山歌和炊烟不再温馨？为什么人没有了眷恋？为什么人要逃离你的庇护，宁愿去漂泊？

在寂静的月影里，我凝望着这无言的村庄，想起它落着大雪时的动人景象和春花灼灼的晴和，想起它的沧桑百劫和丰收平和，想起童年的嬉戏和无忧，想起许多的人和事。我仿佛明白了人或许是应该离开故土的，只要心中装着，哪怕在天涯，也会感觉着它的存在和召唤。我是和那些父兄姊妹一样充当着游子，可是这脚下的田园永远以无言的美丽与亲情召唤着远方的灵魂。

人，或者就应该是故乡的候鸟？

但是为什么？！

每个人都会消失



村庄里空掉了许多房子。

那些房子都很凄凉，失了生气，瓦楞上长满野草，门窗紧闭或倒塌。屋外台阶上长着一些矮小的灌木并爬满藤萝，有鸟儿在密匝匝的叶片中筑巢，它们很自在快乐地飞扬啼叫着。

屋前的那些路都荒废着，没有人迹，外面的人根本找不到路，也看不见路，可那些路曾经每天都被主人的脚趾搔得痒痒麻麻，它们和主人的赤脚最亲近。

随便走进一所空着的房子，推开门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冲鼻的霉味和成分复杂的怪味。门楣上盘着蛛网，随风落在手臂上和脸上，粘稠、阴冷。屋内充满灰尘，那些老旧的饭桌、木椅、灶台和碗柜，倒着，歪着，腐烂着，在厚厚一层尘埃中被定格在寂静的时空里，陷入某种对深不见底的往事的回忆。

灶台里还遗留着主人生活的余烬，不过已经板结、凝固了。有些柴薪还未燃尽，半截塞在灶膛，爬壁虎在上面溜进溜出，千脚虫

在残薪下打洞筑巢。半露的灶堂门，像油画《呐喊》中那个光头人极力张开的嘴，样子夸张怪异，却永远没有声息。

锅子上的木盖已经半朽，用手一提，便有一片片木条掉进长满红锈斑的铁锅里。那锈色中还可分辨出菜末和油渍的形状。

铁锅静卧在灶台上，从此再也不会与锅铲发出恼人的碰撞。不再被烈焰烧烤，不再被生活的酸、甜、苦、咸、香、辣诸种味浸泡。它就像一个阅尽沧桑的垂暮老人，一切都放下了，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，只在接近虚幻的时间和空间里慢慢被氧化、锈蚀，然后残骸坠落尘埃，化为乌有。

有一些农具还挂在板壁上，或歪倒在布满苔藓与碎影的空坪里。

挂在壁上的是犁耙和锄头。还有破旧的斗笠。

木犁锋利的长犁刀已经锈坏，锈斑一层层堆积着，像长满疤痕的人脸，看起来有些恶心。一张犁，挂在板壁上，把所有的回忆和漫长的日子锈进刃口，结成痂痕，长成丑陋且悲苦的形状。春天离它已经很远了，明镜般的水田和暖风中的柳丝已离它很远了。扶犁人的吆喝声与水牯的哞哞声从时空的折光里返回，透过层层重锈，微弱地传来。而那壁上的木犁，就仿佛是失聪已久的村庄的耳朵。

所有的农具或许都是有记忆的。壁上的那把尖锄曾经将农事一次次刻写在季节里，复述着一种关于土地与农人的细枝末节。锄头是农夫用来在田野写丰歉的，那么艰苦，具体而微地将长长短短的一生写进板结的泥土中，汗水落下去的时候，风霜雨雪也落了下来，在贫瘠的地里拱出芽来。锄头的寿命很短，握在粗砺的大手中起落如风，风一样快地结束作为农具的使命。而一个农夫的一生却

相对漫长，临死，也会拄着锄头，立在夕阳的田垅，无限依恋地看随风起伏的麦浪。他会忘记一生使坏过多少锄头，也会忘却这一生的苦难，眼里只剩麦浪。

无人的空屋，仿佛一张生活蜕下的皮，遗落在记忆的深处、红尘的那厢。

布满苔藓与碎细阳光的空坪，偶尔有野鸟和长蛇光顾。可这里曾经鸡犬相闻。而且，这屋子所有人的童年，都长进空坪的往事中，永远不会老去。

空坪里零乱着主人曾经使用过的扁担、箩筐，它们很久很久没有人用过了。扁担长在苔藓中，呈一种寂寞的弧形，中间一段拱起，依然固执地透出深红色泽，那是与肩膀相磨日久，被汗水和血肉渗透出来的颜色。这颜色突兀地镶嵌在深绿的苔藓中，仿佛油画的重彩，令人注目。而旁边歪倒的竹筐，已在风霜雨雪中朽烂，只剩残骸。竹筐的底穿了一个大洞，依稀还看得出是曾经负重所致，洞穿的力量来自主人挑负的重量。零乱的空坪里的这些农具已不再是农具，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关于生存的提示。而失忆与隐藏，才是岁月演示给众生的最好的启迪。

一所空屋，消弥了曾经的生存迹象，不等于一切不存在。也许，存在的不存在了，不存在的存在了。

二

村庄里很多人出去了，就没有再回来。

这些再没有回来的人口，时间太长就被注销了户口。

他们成为失踪的人或被死亡的人。

永远不回村庄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死了，一种是死也不肯再回来。

不过，事情总也有意外。某个曾经被注销了户口，二十多年不曾回村庄的人，某年秋天忽然出现在稻浪金黄的田埂上。他说他叫某某，就住在村西土地庙边那栋已倒塌的房子。村里的人被他提醒，恍然大悟似地“噢”了一声，细看，却不像，怀疑他是冒充某人，而某人已注销户口多年，传说中早已死亡。不过那人却认真，一再说自己就是某人，小时候光腚在溪里玩水，在村里打泥巴仗，和某某、某某从小玩一块的。而他提到的某某、某某，却早也是被上报了失踪人口的了。村里人愈加不信，眼神里透着怀疑。那人急了，扒了自己裤子，露出一个肥白的长满痞子的大屁股，对众人说，瞧见了吧，我左边屁股上长着一粒红痣，右边屁股一块疤，小时候就有的，还记得吧？我就是某某啊！

人群里没谁吱声，有的似乎在拼命回忆，想：小时候谁的屁股上长了红痣，谁的屁股上有一块疤呵？实在想不起来，就又猜测，很多人屁股上都有痣，这也不是什么特殊记号嘛，一块疤能说明什么呢？农村出来的人谁身上没有伤疤？在山里、地里从小磕磕碰碰长大，受伤留下疤印是常有的事，这也能证明自己就是这村子里的某某？真好笑呵。

后来那人到底没能在村里住下，被村人轰走了。

这事被当作笑话说了许多年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

村庄里被注销户口的越来越多，热热闹闹的村子，终于冷冷清清起来。

有人叹气：“人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偌大的村庄，怎么就忽然空